

見

聞

隨

筆

見聞隨筆卷十六

文源 齊學裘 子治

僵屍抱樹

東山徐慎宣逸生之族叔也。祖塋在五湖亭。爲土匪盜樹墳。丁來報。慎宣往看。時當日暮。到松樹林。忽見一美婦跳躍追人。近看始知是僵屍鬼物。急躲身大樹背。僵屍抱樹不動。遂鼠竄而歸。明日邀人同尋踪跡。見屍仍然僵立。兩手抱樹。指甲數寸盡入樹中。擘之不開。遂以刀斧剮其兩手指。堆柴草焚其屍。僵屍從此滅跡。逸生

云

古廟三矮人

昔年蔣劍人茂才來吳門下榻余寓齋天空海濶之居嘗與余言道光二十五年船泊泖湖之濱乘月登岸散步見古廟數間閭其無人忽見壁上三小人鬚眉畢現衣履整齊長不滿一尺步下苔堦走出廟門翫月徘徊或聚或散或俯或仰片刻之間偕入蘆葦之間倏忽不見劍人所述如此余謂劍人曰君所見者仙耶鬼耶抑或狐耶曷不詢其姓氏時代與談古今興廢治亂之陳

跡而聽其飄入蘆中。杳不知其所之。噫。交臂失之矣。劍人爲之軒渠。

解砒毒方

用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卽解。又方。冷水調石青。解毒如神。

解生鴉片毒

服冷水。卽活。服熱茶。卽死。

汝甯太守貪報

河南汝甯府居民有寡婦某氏。爲索欠三百金。欠戶強

吞不還。因而結訟。將借券呈之某太守。太守收其本利。不吐一金與寡婦。寡婦無可奈何。投繯而死。後一年太守自言貪汙事發了。吩咐家人快擡到毛祖殿。欽差營中去打。行至頭門。曰來不及矣。你們快些打我。從者揮拳空打。太守渾身紅腫立斃。是咸豐年間事。吾友余照春星垣口述。余曰噫。貪官汙吏有如是夫。吾願天下後世之爲民父母者。當以汝甯太守慘報爲戒。則幸甚幸甚。

徐織雲

東洞庭山徐織雲閨女徐逸生之妹也。女年十三忽發
顛疾。日尋討死爲事。家人防閑時笑時罵。口道前世事。
楊州人亦是女身。姓張名淑真。與男子陸順昌私約結
絲蘿。不克如願。父母擇配他家。子陸患瘵疾而卒。張再
世爲女身。陸尙爲鬼物。一旦尋得。仍要素命。同歸地下。
以踐前約。雖齋懺超度無益也。鬼來女便發狂。百計尋
死。逸生對之讀易。鬼便退縮。可見易經能驅鬼祟之語。
不誣也。旋出嫁。三年後歸甯時。鬼又至纏擾不休。一夜
防閑稍懈。女自開門出外投池而死。逸生口述如此。余

曰陸順昌因姦造孽不永於年隔世相逢仍思鬼趣其墮地獄不得超生於人世宜哉

姚徐氏節孝

節孝婦姚徐氏逸生之姊也嫁於東洞庭山姚炳魁爲妻咸豐七年姚病故青年二十六歲守節無子以猶子爲夫嗣咸豐年間東山失守翁姑遭劫火姚徐氏隨弟逸生逃竄上洋母病刲股和湯藥以進母卒不起遂以釵環衣服變賣成禮時逸生久病纏綿不能出門籌身後大事全賴其姊艱難措辦一無遺恨如姚徐氏者真

可謂節孝兩全矣。後之脩志乘者豈可忽諸。現住滬城南門內依弟逸生而居。日以女紅爲活計。余與逸生爲詩文交。逸生每道及其姊節孝事。便垂涕嗚咽不能語。噫。逸生亦賢士哉。逸生乞余一言以表彰其姊之節孝。故樂爲書之。

神燈

咸豐八年東洞庭山一夜忽現神燈。盈千累萬。徧照四山。半夜後神燈收結。一大燈毬懸於胥王廟前。達旦乃滅。後二年西寇犯吳。東山旋陷。徐逸生云。

黃開榜陳國瑞合紀

黃開榜字殿臣。湖北人所行無賴。不齒於鄉里。流寓河南沙溝營。王都司奇其貌。王無嗣。以女妻之。隨營差遣。得額外未幾。王卒。宦囊數千金。盡爲黃有。日縱淫博。同伍逐之。被黜除名。年餘窘極。夜竄深谷。尋死。月色皎潔。瞥見豔婦。珊珊其來。黃卽擁抱求歡。婦曰。我鬼也。休來纏我。黃再三強之。婦卽搖頭散髮。七孔流血。披挂紙錢。變出縹鬼惡狀。以嚇黃。黃曰。噫。子誠是鬼。我喜鬼。趣庸何傷哉。鬼無可奈何。復變美婦。長跪哀求曰。貴人前程。

遠大幸勿自誤黃聞言猛省遂釋之鬼遁去天曉奔至山村質衣買食聞皖營募勇遂往投軍閱三年累積戰功得叅將臨淮關克復時其部長於俘虜中得一少年充火兵黃出巡營見火兵狀貌奇偉問其姓名少年對曰小人姓陳湖北人陷於賊中今幸逢大人重見天日願效犬馬之勞以供驅策黃大悅收爲義子命名國瑞字慶雲易姓黃隨黃擊賊屢立戰功年餘黃統水師鎮高郵國瑞官陞副將晉總兵吳棠漕督奏請幫辦軍務未幾山東白蓮教匪作亂國瑞時奉僧王命進剿教匪

兵出隊盡賜以酒誓不克毋生還時賊烽大熾寡不敵
衆全軍覆沒逃回者僅四十餘人盡斬之明日雷雨大
作國瑞身先士卒直逼賊濠蹋梯將半賊以撓鈎鈎住
國瑞辮髮危甚陡然霹靂一聲賊驚鈎落國瑞一躍而
上衆隨以登三晝夜掃蕩長城七十圩于是國瑞威震
海內僧王代爲奏請歸宗苗需霖叛國瑞奉命出征
山東父老牛酒競餞爲立陳將軍生祠於郟城之陽陳
軍攻苗匪一晝夜盡破數十圩苗需霖帶數卒遁爲王
萬青總統執而戮之苗匪平 天子嘉之 賜國瑞黃

馬褂頭品頂戴加黃開榜提督銜爲其爲國得將也

賜王萬青黃馬褂加提督銜恩詔至王已卒於軍中

傳聞爲苗賊厲鬼捉去豈其然乎黃現在鎮守江西陳奉命召鎮京城戊辰二月初二日余館滬上也是園湛華堂與厯城蔡寵九離尹錫齡暢談古今豪傑多出於無賴之徒蔡因細述黃陳兩將軍出身功績如此隨筆書之不暇計其挂漏也

余於同治二年避地通州石港場北莊收一難民王燾爲抄書傭王曾伺候陳將軍爲營書辦道陳督兵嚴而

好殺罰罪不顧親朋。不好婦女喜與僧人交。嘗言功成名立之餘退隱名山古寺爲方外遊。終其天年於願足矣。其出兵身先士卒戰無不克。攻無不利。性燥急與人論事不合當面斥之。酒後使氣嘗統親兵百人帶刀直闖吳漕帥署大門門閉拔刀劈門。漕帥調兵禦之。陳兵潰散漕帥奏叅陳瘋癲亂法。陳由此休職奉命入都云。

害狐顯報

道光年間文登于昌進觀察號湘山。吾婿昌遂號漢卿。

之胞兄也。湘山爲裏河廳時，居袁浦康福樓，有屋五百間。後進樓房，上素有狐居。一日，老狐出外，小狐十餘隻下樓遊戲。爲婢女見之，遂以黃豆置狐嚙內。一狐一豆，送狐命多矣。隔數年，婢出嫁，凡生男女，有鬻無竅，不能遺矢，無一活者。人言害狐之報，信然。

王蘊香奇藝

王朝忠，字夢霞，號月山。又號蘊香。東洞庭山老布衣也。家饒於財，曾翻刻三國演義補刻一百二十四人圖像。傳世少聰慧，能文章。鄉村文會輒冠軍，能書細字一粒。

芝蔴上初寫天子萬年四字。繼寫鼉鼉蛟龍四字。老來
目光更明。如麻兩粒大牙牌上。慣寫數十字。署雙欸年
月日時。以贈友人。余館海上。也是圍湛華堂。得交其弟
雪香。名希廉。布衣。適雪香談及其兄蘊香。能書細字。心
甚慕之。惜未見其人。與字也。越半月。吾友徐逸生來園。
袖出牙牌如蔴二粒。大二面各四行。云。子曰。君子不可
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戊辰二
月十七日。已刻書於小石山房之北窗。玉溪仁兄大人
正。月山年六十九。共五十五字。分行布格。廓乎有餘地。

眞古今來絕無而僅有之奇藝也。可載無雙譜矣。聞其
年及古稀。日行六十里。不須小憩。大雪紛紛。頭不帽。足
不襪。熱氣薰蒸。常如出浴。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既得其
牙牌細字。付兒子功成。什襲藏之。又聞其爲人豪爽。不
拘。偷閑學少。與余性情若合符節。他日相逢。定當把臂
訂交。狂談大笑。動驚四筵。樂何如耶。特爲書之。俾後人
知奇藝神仙原在世間也。蘊香六十二歲時。納一幼妾。
年十七。性和順。頗有姿色。蔡氏侍女也。蘊香偶染疾。垂
危。人勸其俟主人仙逝。改嫁爲是。幼妾怒斥之曰。是何

言與休汗我耳。深夜遂出焚香。剗臂肉煎湯進之。病旋愈。蘊香更鍾愛之。余聞逸生述其事。不覺爲之三歎。曰。余年四十五。夏日患病。七日水漿不入於口。筵室陳氏。剗與臂肉煎湯服之。立愈。事隔二十二年矣。白頭偕老。內顧無憂。顛沛流離。扶持不倦。使我出虎口。保餘生者。正賴陳氏之賢且哲也。今聞蘊香側室之賢。彷彿相類。故并書之。爲賦小星者勸。

孝丐

定遠縣書吏某發疾昏去。見冥役牽至閻君衙前待訊。

忽又聞閻君將延孝子入內堂事稍停書吏私忖閻君尊禮孝子如此但不知孝子何許人也留意俟之須臾大開中門閻君親出迎迓所謂孝子者乃一乞丐俄頃丐出書吏因跪丐前哀告家有老母無人侍奉求其到閻君前講情釋放回陽丐始難之躊躇再四乃勉強復進衙見閻君出語書吏曰情已上達汝速去毋少留書吏叩頭謝復詢丐姓名里居曰我懷遠縣某庵前一丐也書吏回陽後卽到懷遠某庵詢其人庵主曰此孝丐也事母至孝乞食餒毋毋食飽方食殘食夏日暑氣甚

惡丐先負母至庵前樹陰下安息然後沿門行乞乞歸
事母如孺子然母死塋於庵前大樹下哭母而以頭搶
樹尋亦歿土人重其孝塋丐於其母塚之側題其碑曰
某孝丐墓書吏聞言祭奠丐墓而返來安孫右卿司馬
口述其事余曰貧賤至於爲丐尙能生養死塋極盡孝
道哭母以終人重其孝而題其墓神敬其孝而待以禮
視世之爲人子者生不能養其親死不能塋其親而反
忤逆其親者此孝丐之罪人也書之爲萬世之爲人子
者法

鬼聳入夢

孫右卿曰有某翁聳最相得者聳歿後時時入翁夢與翁談家常逾年入夢說內弟聯科之喜并說要來吃喜酒是歲內弟果入泮登科當開賀之期來一乞人要吃喜酒翁知其聳之幻形也延之上座另設一席待之舉止一切宛似平生後數年聳入夢告別云爲某州城隍路隔數千里不暇再與翁聚唏噓出涕而別後遂杳然

鬼語

孫右卿聞友人云潁州有某舊家藏書一樓夏日登樓

尋書樓門未開聞樓中有人談話細聽之一人曰長毛賊將至此地當殃及盍移居乎一人曰移何處住一人曰某處好避賊主人知爲鬼神示兆遂徙居焉不一月寇果至蹂躪一空而書樓獨完亦一奇也

財多宜散

甯郡太平縣有富翁崔姓積金三十萬三子皆不肖皆喜揮金如土其父慮其子之敗業也商之於族弟蓮山蓮山係乙未孝廉少與翁同窗共學者識見高卓能斷因代翁畫計曰翁無憂盍早爲計翁家財三十萬將九

萬分與三位郎君將六萬自爲生養殯葬之費其餘十五萬爲善樂施散之於鄉黨鄰里能如是當免子孫凍餒之虞矣翁然其言而不能行因循姑待未幾長子次子入都捐官揮霍十餘萬金幼子在家效尤未一星終家財蕩然如洗三子凍餒竟如乞丐而翁死不瞑目徒悔不聽昌言噬臍無及余聞而嘆曰大凡世之銖積寸累而成巨富者斷不肯施捨一文於貧乏其故何哉蓋其入自艱辛出自鄙吝殊不知天道循環極儉之家必有奢兒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

見
卷一
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玉滿堂子孫無福消受廣種
福田子孫庶食舊德余故曰積而能散乃長保其富者
也願世之富者能知保富之道不在垂裕後昆而在樂
施於人則富可長保而子孫必大昌盛矣請細思之勿
蹈崔翁之轍

蔣梅邨德報

蔣燮堂號梅村西洞庭山人服賈湖南綢緞莊往來吳
楚間一日舟泊九江夜聞舟子呻吟長嘆聲問其故舟
子曰我好賭錢欠鄰舟人賭賬五十千文明日期到身

無一文萬難過去只得以死了之故歎息不眠耳蔣曰
勿死我明日代爲排解償欠庸何傷哉舟子感謝不作
死想蔣早起過鄰舟爲舟子講賭賬代償錢三十千文
了此一重公案後數年舟子時運大好發財生子遂以
三十千錢還蔣此道光初年事也其時蔣未生子迨至
道光二十年蔣子芝田年已十九歲挈眷奉母移居湖
南長沙時逢大水五閱月始抵漢口川資已盡思往漢
陽會館告貸時遇狂風喚渡不應因與喧譁忽來一船
戶揖芝田曰君姓蔣乎曰然君之尊人可是梅村曰然

芝田怪之曰子何以知我姓與父名請明以告我某曰君之聲音似尊人故此知之因述前事芝田始知其顛末遂告之川資罄缺渡漢借錢舟子曰無須渡漢錢米油鹽一切奉上後到寶號算還可也言罷遂以錢十千米數石油鹽魚肉一一送上芝田舟中芝田得以抵長沙見乃父述其事乃父聞而樂之曰小子識之救人之急卽是救己之急也後數月舟子來長沙綢緞莊蔣感其意加倍奉還同治七年戊辰閏四月上澣余與芝田遇於上海邑廟後園茶館口述其事走筆書之

惜穀增壽

洞庭山蔣芝田之妻某氏平生最惜穀米飯粒一日病篤昏迷不醒見冥差曳去見閻君閻君命查年壽善惡言某氏年限三十二因其愛惜餘粒加壽六年遂放還陽越六年果三十八歲而歿芝田口述如此

鉄塔頂飛

同治七年正月十四日鎮江北固山甘露寺後鉄塔頂飛過江落在七濠口田裏旁有黃蛇數尺蟠在塔頂旁驅之不動土人謂爲黃龍出見築一廟祀之吾鄉親吳

炳文富村人弄木牌到鎮江口親見鏤塔失去塔頂問之士人得知願未與余述之如此

俠丐報德

無錫張涇橋王耿甫元煜州同與余言其曾祖錫昌上舍素業賈有田三千畝一日鄰宦門前有丐強討錢司閭者鞭之流血王見而憐之呼丐到家與以水洗血痕與以錢百文慰之而去事隔三年王因至六陳行討賧不遂悶悶不樂低首徐行途中遇一丐似曾相識丐亦顧向王笑曰王老爺別來無恙有何事疑難不樂如此

王曰然三年不見幸再相逢茶敘談談何如丐從之到茶篷啜茗敘寒暄丐詢王何事憂愁請談衷曲王曰余收租麥二千餘石寄在某行今某行閉歇強吞我麥故此踟躕耳丐曰是不難君同我去討賬賬主不還錢我便與門做死在地他見有人命便生畏心願還錢求息命案君諾其言收其錢如數扛我屍下船船開離鎮我便活矣王曰是何術也丐曰我素習易筋經之術故能閉氣成屍耳遂同丐去討賬賬主抗拒不還丐遂大聲疾呼以櫃上大石硯兩手握定以擊店主店主以手格

之丐卽將大硯自擊頭額血流滿身倒地氣絕而斃面
似灰色手足冰冷王曰討賒不還事小打死人命事大
到城報官相屍爲急遂出店門奔下船店主店夥悉來
跪求息案情願本利歸楚再四哀求息訟王始允之店
主欣然命店夥將該賒銀兩本利三千餘金送下船來
再扛屍下船跪拜而去王命舟人開船出鎮二三里丐
忽騰躍而起王捩坐艙中感謝不已堅留丐同居如兄
弟行勸其不必在江湖上受風霜凍餓矣丐笑曰我命
如是何能安享田園之樂哉遂辭去王堅留不從贈金

數百兩不受。丐曰：我之閉氣索道者，報君百錢之惠。一水之浣耳，豈貪君艚中之金哉？言罷，飛身上岸，倏忽不見。

孫竹亭善報

孫竹亭，無錫人家，住石塘灣，爲人豪邁，欺富救貧，有子業儒，年弱冠，文尙未完篇。孫入都應試，一日偶到某衙，聞婦人哭泣甚哀，詢其鄰，始知甘肅某明經之寡媳也。爲故缺少盤費五十金，不能扶櫬還鄉，同人擬賣婦身以作盤費，婦不忍失節，再醮。故此哀啼耳。孫聞言大

呼曰不可不可盤費若干皆我代籌寡婦斷不可賣遂
回寓籌五十金親送交寡婦手中爲盤櫬之費寡婦破
涕爲笑叩謝感德不盡某明經得歸葬甘肅矣己未科
江蘇借杭州試院鄉試孫之長子以太學生應鄉試場
中文皆甘肅某明經冥中代作遂中高科王耿甫與余
述其事特記之爲世之作德者勸

不納有夫女作妾德報

蔣芝田口述安徽人某家饒於財開典爲業生一子少
習舉業長服賈時文久棄不講其父夢白鬚老人與言

今科汝子得中高科宜早爲計某因夢訓子仍習舉業以應鄉試子不以爲然舉業久荒何必空費錢財作無益事某又復夢老者告曰此科汝子必中不去應試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某覺又告其子以夢并囑其子到金陵先買妾爲抱孫計子欲之遂聽父訓重脩舉業到金陵先央媒說合買得一妾成婚之夕流淚不止悲不可言之狀某怪而問之女曰妾有夫女也夫已成進士矣妾因父母去世依叔爲生叔好賭博賣妾償逋今適君子得侍硯衣食固不乏然心中鬱憤總覺難負結髮

夫耳某聞言大驚曰爾既有夫何可再適他姓爾願往何處我代籌之女曰妾有舅氏在某處依傍舅氏爲宜某卽雇船遣奴婆遠送女歸舅家某料理場具錄遺得售進大考場題紙到視之皆難題目一字俱無只得交白卷出場第二場不肯去家奴逼而勸之不得已復去自看藍榜有無再作行止誰知藍榜無已名而唱名時復唱到已名矣于是復進場題目到更難下手又交白卷三場亦復如此揭曉得中高科拜薦卷房師師曰君得高科還有外簾某恩師在速去拜見某遂去拜謁某

老師曰君有何德行雖三場白卷尙得中高科乎君之
文卽我之文也我以詞林散館改官外任知縣徒得外
簾收卷之役心頗不平收得一白卷不覺技癢一揮而
就二三場亦復如是此中因果竟不得知願道其詳毋
我秘也某曰記得場前承父命買妾見其悲哀之狀詢
知有夫之女夫名姓與老師同門生憫其遇遣僕婦送
歸女之舅家某處只此一事差強人意耳老師聞言便
泫然叩謝君所遣送有夫之女卽拙荆耳我到任無幾
時思訪拙荆蹤跡竟不可得詎知因緣湊合如是如是

豈不大奇可見天之報德絲毫不爽紀之爲見色不亂
者勸

見聞隨筆卷十七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助資歸櫬德報

來安孫右卿司馬玉堂言王炯齋赴雲南學政任甫入滇界。見客店門首停柩。有婦人孺子。衰麻在身。問其由。知爲山東人。官雲南典史卒于任。其妻子扶柩回籍。半途資乏。遂留滯焉。過而弔者。雖小有所賄。不足濟事。王亦贈銀十兩。然終難啟行。後有直隸人亦赴雲南典史任者。聞之愀然曰。以彼視我。官相同路相似也。若易地

以處其何以堪。乃慨然傾囊助之。俾存歿皆歸故土。而新典史距滇省尙遠。資斧不繼。沿途托鉢。乃抵于官。不數年亦卽歸田病卒矣。前典史之子。生而穎悟。其母教之學。未冠卽登科甲。出爲直隸省太守。由府陞道。朝服拜其母。其母嘆曰。爾今日榮華若此。此誰之力。爾竟忘之耶。爲述當日事。并新典史籍貫姓名。其子嗚咽泣下曰。是烏可以不報。乃致書新典史本籍之官。委其代訪。及訪知其家微甚。僅一子以訓蒙餬口。遂囑地方官將其子押解來署。其子不知故。且疑且駭。以爲禍將不測。

及至署開門延之。受寵若驚。又疑其誤。迨坐定。主人謝曰。君與吾固世交也。爲述前事。其子如在夢中。乃知新典史爲此義舉。並未告諸家人。其無望報之心可知。住旬餘告歸。主人不允。以內顧憂爲說。主人曰。無用躊躇。早代爲安置矣。自是屢求歸而不得。將及期月。忽大開筵席爲客賀。客不解酒罷。主人捧檄以出曰。受君先世恩。乃得至此。不報何以爲人。今代捐大令矣。憑在此。請卽赴省謁大憲。爲民父母。俾尊人泉下增光足矣。毋庸慮一家衣食也。

鮑生德報

庚子科第二場。場中淡字號。有歙縣鮑君。于黃昏時坐號中。忽有婦人。牽帷旋去。因思場中焉有婦人。此必鬼物也。遂出而尾之。婦人見其相逼而來。遂入號底糞房內。鮑君亦直入。婦人無可躲閃。面牆而立。鮑呼之曰。爾非人。必鬼明矣。舉我號簾。胡爲者。婦人不應。鮑以手拉之。婦人曰。君既知爲鬼。何相逼若此。舉簾是妾之誤。祈諒之。宥之。鮑曰。尋我爲誤。想必有不誤者在此號中。何妨告我。爲爾排解。婦曰。于卿底事。不必問也。鮑強之曰。

妾夫以木工爲業與某生爲隣某生至某處處館夫亦在館旁開鋪一日夫以銀十兩托某生帶歸不意某生乾沒妾一子二女全靠夫有所寄是年水災米薪騰貴寄銀不至家遂斷炊夫亦于是年卒于外音信杳無久之妾餓死一女亦餓死如此害我能不報乎鮑曰爾尙有子女乎曰有一子一女鮑曰何在日行乞耳鮑曰以君之怨不過索某生之命足矣于爾子女何裨據我看不如以子女屬某生使其領養俟爾子女成立方許卽賁并囑某生爲爾做道場立木主焚金帛豈不較勝索

命萬萬耶婦曰如君言豈不大好但某生負心至此安能忽動天良鮑曰某生雖不肖能不要命乎有我代你排解且看他光景如何婦意似可鮑遂引之以行由底號向前且行且呼某生姓名至一號內聞呼而出婦見之怒氣勃勃有欲得甘心之狀鮑生攔住乃止遂以婦人索命告之某生叩頭求救鮑以其子女相屬某生自任惟命是從婦曰口無憑某生乃書之於紙交鮑轉交婦不接曰須焚之乃去是時夜深他人文已半篇鮑自悔多事回號收心養氣預備作文忽又見婦人來前鮑

曰何又來擾婦曰爲君報喜已獲中矣鮑曰我不信婦曰誠然凡索命必奉神旨令方能進場事畢仍當繳令昨日妾領旨時本欲索命見妾如此繳旨神異而問之妾以君排解爲對神乃嘉君之善適今科一百零七名以惡當換乃將君名填寫在上故來賀也鮑曰姑妄言之不之信也是時場中傳聞甚廣均記之以待榜發及閱題名錄鮑中一百四名想揭曉以前又有己中被黜者故鮑又向上數名耳孫右卿云

郝生場中遇鬼

嘉慶年間郝生進場畏風搖燭光遂面向裏坐正寫卷時神氣昏倦微覺兩肩重壓又覺左頰有冷物附之漸冷漸甚而所附之物亦漸長斜視之乃人舌緣頰下垂已至肩臂矣心知其鬼而自問無喪心事不當惡報因將卷收坐下恐被鬼汚也又自念履歷防其誤而令鬼知之漸覺輕鬆少頃如故忽聞隣號叫聲驚人乃出視之有某生以繩自勒須臾卽斃

夢送亡室王氏孺人終

余初聘婺源王養中觀察先岳之女爲室將娶而王氏

歿于金陵上新河母家。時道光辛巳七月七日也。余居
宜興城東撒珠巷春暉堂內室。夜與余尙保翊廷舅同
卧一房。是夜夢到一大家。往來家僮無一識者。俄見老
媽請予進內室。口稱姑爺。說大姑娘病甚篤。速去送之。
予心疑是我家大姐姐有病。遂隨媽入內室。進房所見
男婦無一認識。見我到皆立起身。床上卧一女。長方面
廣額豐頤。白衫青裙。見我到床邊。滿腔心事。一句也說
不出。淚下如雨。予亦心傷。大哭而覺。枕席皆是淚漬。起
來說夢。舅氏笑曰。夢哭是笑兆。八月吉期已近。新人進

門皆大歡喜。夢爲先兆乎。越三日。金陵王家遣力送書至。宜興。予在書房讀書。聞金陵有信到。予曰。疇昔之夢應之矣。爲之下淚。家中自太祖母以下。皆含淚無語。將訃音藏匿。不與我知。予曰。無瞞我矣。王氏去世。其在七夕三更時乎。閱書果然。後一年四月。先大夫攜喪至金陵王宅。入門至廳堂。皆是舊識。入室拜丈母。房屋一切皆如夢中所見。亦一奇也。居半月。抱王氏木主而歸。其墓在新河某邱。俟成兒應試金陵。再去訪問。盤柩歸宜。與繼娶張氏孺人合葬于南門外銅官山麓。以慰我。

心則幸甚幸甚。成兒其識之。毋忘老父之惓惓也。

雷擊淫盜

同治七年四月。南匯寶山交界杜家港。有父子二人。業傭爲生。父央媒說合。只須十元財禮。便可過門。某無錢可措。面帶愁容。東道主人問知其故。欣然曰。爲子娶婦。是一大好事。遂以十元洋銀送某傭。歸家娶媳。某傭誠篤人也。不肯白領主人之情。約以傭工錢扣算。便肯領去。主人諾之。某得洋銀交媒人手。始得新婦過門。新婦家饒於財。粧奩衣服不缺。某旣爲子授室。便到主人家。

傭工以償十元之債。新婦數日後不見阿翁。問夫婿。阿翁何處去矣。夫以實告。說父去傭工。還清十元娶婦之。洋方肯回家。婦聞而驚曰。安有子婦在家中團聚。而任阿翁在外爲人傭工還債之理。忍乎不忍。安乎不安。妾有洋銀一百八十元。汝快取十元去。代翁還債。請翁回家。菽水爲歡。亦足樂也。夫聞言喜極。不待天明。便取出洋銀十元。開門而去。詎知間壁隣人無賴子。夜聞其夫婦語言。竊聽其夫取洋出去。無賴子便假冒其夫進房。說天未明。少息再去不遲。上床與歡。歡罷。便下床穿衣。

取其洋銀一百七十元出門而遁。明晨婦起。見廂開。未蓋。覓所存洋一元不見。心頗異之。越一日。翁與夫欣然回家。婦爲之喜。旋問夫廂中一百八十元何故一齊取去。夫曰。是何言歟。我只取十元餘。仍存箱未動。婦曰。汝出門後回家否。曰。未回家。婦知爲隣人所陷。自經而死。毋家來見女已死。痛哭之際。黑雲忽起。疾雷震活女屍。提隣家無賴子。擊死在門前。手捧出洋銀一百七十元。方知其惡報云。湖州毛凌霄少尉與余口述如此。

河南某烈婦傳畧

毛凌霄少尉云河南中州某氏年少業儒。父母歿。家無
恆產。老屋數椽。而岳家頗富。生一子。延師授經。岳父憐
婿貧。無以自給。遂央媒勸婿來岳家讀書。俾得一衿。再
爲完姻。某樂從之。來岳家與舅弟同一房住。甚相得也。
隣村附學某來往其家有年。窺見其閨女姿容美艷。心
慕之。遂生惡心。縛刺刀於竹竿頭。候某生困着行刺。是
夜某生困上床。背始貼席。便覺有物咬背。躍起如是者
數次。與舅弟說之。舅弟曰。易床而睡何如。某生從之。睡
始安。兩人熟睡。附學生開窗以刀刺其心。瞠復掩窗埋

刀隙地而遁。天明某生起。喚舅弟不應。視之則大駭。血流滿床斃矣。岳父母聞之。奔入書房。見子被人刺死。慟哭不已。問壻何故易床而睡。壻以實告。岳父母素知子與壻無讐隙。不疑壻所殺。又不見凶器。故不肯誣告。詎知親房伯叔貪其家財。思患其壻。留之死。方如所欲。鳴之官。相驗畢。係其壻於獄。爲無凶器。不能定案。附學生潛央媒說親。遂娶某氏女爲妻。逾年生子。一日附學生對其妻曰。汝知汝弟誰其殺之。妻曰。前夫殺之。笑曰。非也。是我殺之耳。我見汝美貌如花。故動此念。本欲殺汝。

前夫不知易床。故誤傷汝弟矣。妻聞言不語。縋兒而出。歸母家哭訴其故。要代弟報讐。父母止之不聽。雇車進城。到縣堂擊鼓喊冤。官鞫實。籤提凶犯到堂。附學生吐其實情。凶器旋獲。定罪。前夫當堂釋放。婦曰。冤已伸。妾心安矣。留此孽種。終須害人。斃之爲快。遂碎兒腦于地。回向前夫曰。妾已失身於惡賊。今生羞與君爲夫婦。緣結來生。不亦可乎。撞柱礎而歿。嗚呼。可謂烈矣。官見而憐之。大聲稱贊不已。遂請旌焉。前夫乞婦骸歸葬于祖塋。官許之。岳父母仍收塋回家讀書。再以義女某氏妻。

之嗣後塤入泮登賢書成進士入詞林爲東河河帥晉封前妻爲一品夫人

雷擊盜衣賊

湖州鄉間有女尼當暑浴于池有賊見其衣袴挂於楊樹鞋置池上取衣鞋而去女尼無衣不能歸菴昏暮扣人家後門乞借衣履借其穿著與餐留宿明晨女尼去夫歸命三歲女兒取舊鞋換着女曰鞋借和尚穿去矣并說昨夜見一和尚來與娘同食同寢今晨始去夫怒入內不問情由痛打其妻妻訴女尼借去夫不信說只

有赤脚和尚從無赤脚女尼。一日幾番打罵。夫出外。其妻冤莫能伸。自經而死。夫歸見妻死。置屍堂前。將買棺收殮。村人來觀。女尼攜衣履來還。夫見女尼來。手提衣履。遂知昨夜留宿借衣履者。卽此女尼也。不覺大哭。狂呼曰。誤聽女孩亂言。置妻于死。女尼以衣履還其夫。見女屍在堂前。詢之。卽昨夜留宿借衣履之婦也。抱婦頭大哭曰。我害汝矣。夫復何言。遂自投水而死。其夫大恨其女胡言。致傷兩命。立斃其女。自亦投水。村人救出。得不死。黑雲頓起。疾雷擊活其妻與女尼。立提竊衣賊手。

捧衣履擊斃在其門前。村人見之皆驚走。謂善惡報應之不爽云。湖州毛凌霄口述。

雷擊惡婦

毛凌霄云。同治元年五月初三。賊破湖州城。前三日城中。有夫婦居家。夫婦謂曰。賊若進城。我二人要說不相識。賊若殺汝。我安置洋銀四百元在水缸底泥土中。俟賊去便可取出洋銀。買棺埋葬。賊若殺我。汝便取洋銀買棺埋我。勿忘也。婦然其言。後三日賊果進城。有賊目至其家。問其男婦兩人。是此室主否。皆曰非室主。各

自逃難躲在此者。賊遂差遣其夫燒飯打雜。納其婦爲妻。相安半月。忽一日。賊將水缸翻倒。取出洋銀四百元去。夫見之。知是婦與歡好。吐出真情。夫知不免。遂投河而死。賊憫之。以棺殮之。天忽深黑。疾雷一聲。擊斃其婦于棺前。賊亦以棺殮之。命令墓云。

嘉興老女

嘉興有儒家女。能書畫。通文義。凡出庚帖許人。婚定未娶。夫便徐斃。七出帖爲其夫者無一存。于是人人皆知此婦爲凶女。無敢再問津矣。女年已五十。髮白齒落。依

然以書畫爲生涯。無何嘉興協鎮某公年已六旬餘。升山東兗州鎮台。有子有孫。孫已登賢書矣。鎮台忽賦悼亡。思續娶室女爲繼室。遂央嘉興守備升都司某作媒。將財禮求帖聘嘉興老女爲繼室。老女願從其聘。某公遂先爲繼室。請一品誥命。旋升浙江提督。遂娶焉。老女膺一品誥。服一品衣。與六十餘公交拜成禮。爲一品夫人。其福命如此。無怪前者七夫不能消受矣。毛凌霄與余言其事如此。

雷打三逆子

同治三年興化縣鄉間有一母三子。排日輪流供膳。除夕輪到第三子供給。第三房不肯供膳。推出母到長房。長房不供膳。到二房亦復推出。不供膳。母如窮人無所依歸。投河而死。明正十二日。雷大震。連擊不孝子三人。鄉人爲之一快。吾寄女李佩蘭云。

雷擊惡媳變豬

同治四年興化縣民間有瞽姑在堂。一子出門營生。一媳在家事姑極惡。煮肉供膳。自食其肉。以皮骨和糞另蒸食。姑一日子從外來。問母供膳有肉否。瞽母曰。有則

有矣。只是肉皮與骨。還有臭味不能食耳。子入厨見鍋中所蒸皮骨一盤。取而嗅之。穢氣難聞。細審乃知是糞和皮骨。子正怒婦不孝。思撻之。天忽起黑雲一朵。雷擊惡婦。婦變爲猪。人面人足。猪身猪尾。日尋糞食。見之者皆曰。天眼甚近。報應不爽。書之爲世之事姑不孝者鑒。李佩蘭寄女口述如此。

奚義僕

江陰四河口奚氏宗祠。有奚義僕神位。春秋祭祀。另設一席祭之。云是當年奚某生二子。長出嫡。幼出庶。幼子

年數歲。父母俱歿。長兄思殺幼弟。以圖家財。奚僕知之。夜間負幼主遠遁他方。樵柴供養。幼主成立。候其惡兄去世。方敢事主歸宗。至今奚氏有科第者。皆幼主之後。庸惡陋劣不成器之徒。皆係惡兄之後。奚氏立僕神位。崇僕祭祀。以報義僕再生幼主之德也。江陰六汝猷紫加拔貢口述如此。余曰。世間惟義僕最難得。如奚僕者。真奚氏之忠臣也。真絕無而僅有者。書之爲後世之爲人役者勸。

保赤堂

江陰壽興沙保赤堂。同治三年間立百善舉。一日雷震堂宇。電光閃耀不散。司事俞贊議焚香懺悔。乞赦失察罪孽。雷聲始退。越日如廁。見聯單滿園。知難童以字紙拭臀穢。褻字紙之故。隨卽檢拾聯單。漂淨晒乾焚去。分給草紙與難童使用。勤收字紙以補過云。沙梓堂口述。

方外名流

道光元年。先大夫梁溪解組。寄居宜興城東撒珠巷春暉堂。離法藏寺甚近。寺中住持紅雪禪師。年二十餘。有才能。盛丰姿。好吟詩。曾將詩稿就正先子。記得村居詩。

云。橋通門外路。雲度水邊天。二句。先子批見道語三字。佳句不少。今忘之矣。紅雪住持十餘年。興造萬佛樓。重新寺院。余曾書東坡大悲閣記大楷。四大幅。又臨唐宋大家各帖八大幅。贈紅雪。縣之萬佛樓下。又書大楹帖一對云。即非莊嚴。皆是佛法。所應供養。以諸華香。贈紅雪。方丈內長縣此聯。紅雪用心大過。不永於年。惜哉。咸豐庚申之變。宜城失守。寺樓化爲劫灰矣。焦山定慧寺住持借庵長老。以詩名海內數十年。有借庵詩集傳世。記得詠秦始皇詩一句云。千世萬世祇二世。七字甚有。

趣味。裴少時隨先子游焦山。住伊樓。先子曰。與借庵酬倡。命裴和之。借庵過譽。先子掀髯而笑。後數年。余往金陵。重游焦山。借庵老健。古稀之餘。尙能策杖陪游。大觀臺。四面佛。山頂焦先。蝸牛廬諸勝。余恭和先子臘字韻七古一章。紀游贈借庵。又和張河帥送銅鼓入焦山歌數十韻。附刻先子焦山倡和詩。石刻之後。亂後送石刻大士象東坡象。先子送唐石佛入焦山圖詠。先子焦山倡和詩諸石刻。二十餘條。安置定慧寺方丈。交住持芥航上人收藏。借庵法徒性源。能作古文。性源之徒月輝。

有膽有識。西寇據鎮江。燒金山。又要踞賊兵於焦山。月輝孤身入鎮江城。求見賊酋。力陳古來用兵家。凡踞焦山者皆敗績。賊酋聽其言。信之。不犯焦山。月輝將山中周鼎。漢鑪。歷代寶墨。藏之石室。山寺寶物。居然無恙。全仗月輝禪師一身護持之力也。月輝真豪傑哉。月輝去世。芥航禪師住持。年纔及壯。詩畫精工。余於亂後往來焦山。喜與談詩。芥航盛設伊蒲饌。款留連日。情意殷勤。可感也。六舟禪師出家浙東白馬廟。住持吳門滄浪亭。西湖靈隱寺。好收金石。人呼爲金石僧。能書畫。海內知

名珍藏懷素千文墨蹟兩卷。余借其小字懷素千文刻入寶穠室法帖中。此卷先子題長歌。又題七律一章。裘刻卷成。題長歌紀之。六舟滄浪退院。衡峯禪師接踵住持。衡峯善琴工畫。余曾作滄浪亭聽衡峯彈琴長歌并畫聽琴圖。贈衡峯。亂後衡峯從上海回吳門。脩造寶積寺。觀音庵。住持陳公祠各庵。大興土木。煥然一新。眞佛門中一大人傑也。衡峯之師父。几谷禪師。善畫山水。七十餘歲。圓寂焦山。亂後曾得見之。覺阿闍士。本吳縣名諸生也。因其父開酒館虧本。避債空門。父子出家。小庵

在楓橋白馬澗。有五百梅花草堂。鼓琴詠詩。寫字爲業。不語禪也。余曾作七絕數首贈之。覺阿有詩稿傳世。蓮溪柳溪虛谷雪鴻四禪師。皆善畫。海文禪師善琴。住持揚州興教寺。己巳冬。余曾客居萬佛樓下三閱月。掃葉開士。余詩弟子也。有詩鈔傳世。金陵白鷺洲朱嶽雲道士。少時從姚姬傳先生學詩。著有嶽雲詩草。工畫山水。尤喜寫菊。余少時往金陵寓其道院。題其麥浪舫圖七古一章。嶽雲題余山居讀書圖。余返陽羨山中。嶽雲作詩送別。古道照人。可敬可愛。吳門包巢仙善琴。工畫。與

余交最密。不幸早亡。其徒唐文學陷賊中。從余出坎。代
余送信過江北通州石港于漢卿壻家。誠篤人也。昔年
游江西小黃山宿黃山寺。有池禪師藏舊宣紙兩大張。
上年先子過寺。師求書一幅。次年余過寺。師求畫一幅。
兩日畫成。題詩而返。歷紀方外交遊。恍如夢中事矣。

食生鴉片圖賴顯報

壽興沙民婦聳夫與女。食生鴉片圖賴人家。以至傾人
家產。明年婦浣衣河邊。見二蛇纏身而上。索命而斃。

人面犬

戊辰三月上海滬城四牌樓翦店內。產一羣犬中。有人面犬身者。觀者如堵。主人斃犬埋之以滅其怪。宋恆銀刻字先生親眼見之。來與余言。

上海廟神羊

上海城隍廟後園最大。放生之羊。不下百數。日日出游城外。渡黃浦船至浦東。遊倦乃還。老羊毛拳垂地。角長插天。居民游客。無敢害之者。據云。長毛作亂之時。夷兵在城幫守。有一夷勇。盜殺一羊食之。其勇立斃。亦一奇也。書之爲私殺放生六畜者戒。

張孝子紀畧

孝子姓張名虔德。安徽徽州府婺源縣西鄉四十三都甲路人也。孝子曾祖諱永湧。祖諱端植。嗣父諱拱炳。本生父諱拱熾。生母吳氏。世務農家貧。孝子年未十歲。卽使入山樵採。長事耕耘。以養其親。朝夕奉事。不離親側。其孝出自性成。孝子未生時。繼父未娶早歿。弱冠。本生父復歿。本生父之長子張都暎。係孝子之兄。無子而歿。孝子承兩祧。哀痛之餘。承歡母側。以解母憂。凡滌枕席。潔械窰。必躬親其事。疴癢抑搔。愉色婉容。以順母意。鄰

里聞而見之。無不感動。孝子每晨。必親買小點。懷之以進。一日母思芸苔。大雪中採歸奉母。人皆異之。西寇侵婺。孝子聞風。負母入山避之。賊至村人遇害數十人。孝子負母入山。身獨無恙。母曰。有子如此。天之賜也。母病憂惶。衣不解帶。祈禱俱窮。乙丑十二月母歿。孝子一慟而僵。久之乃蘇。夜卧柩旁。呼母不應。擗踊哀號。聲動鄰里。鄰里爲之垂涕。孝子居喪。瘦如枯藤。每痛哭。只言母劬勞不能報德。殯葬後。連日不歸。時未結廬。天寒風雨。孝子以茅覆墓。手持雨蓋。號泣墓旁。族戚勸之不歸。孝

子母墓在鷺塢。就墓結廬。甚隘。人不堪。一日居者。孝子居三年而不忍去。孝子廬中。朝夕上食焚香跪拜。夜則張燈。面垢髮長。麻衣盡黑。汲水拾薪。必告而出。歸則告曰。兒來矣。事死如生如此。孝子一日方進食。見巨蟒盤墓上。急呼母曰。兒在此。母無怖也。蟒遂蜿蜒而去。又一夕虎哮廬門外。孝子惟默祝無驚吾母。虎遂寂然無聲。孝感之徵驗如此。孝子時年五十。孝子妻李氏。平時事姑能得姑意。孝子廬墓。甘自守貧無怨。子俞鋒服田。克守家風。同治七年戊辰九月廿有八日。我婆甲路張敬。

之孝廉

貴良

籌資入都。爲張孝子請。

旌于

朝。

手持孝行畧示余。余拜而讀之。不覺爲之歔噓流涕。思吾太祖母祖母父母之墓。遠在溧陽戴埠田中。不能歸山守墓。浮家海上。生計蕭然。校張孝子之廬墓三年。事亡如事存者。其賢不肖爲何如哉。故特書之。爲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法。

林孝廉德報

林子經孝廉名漸達。六合縣雷官集人。咸豐年間。在籍辦團練。八年。髮逆竄擾。將攜家渡江。臨河無舟棹。正徬

惶時忽一小舟至。與之論價。而舟已載人將滿矣。已分不諧。舟子問叫船者伊何人。并問姓氏里居。林曰。你旣不渡我。問我何事。舟子曰。何妨告我。林乃自道其來歷。舟子狂喜曰。此我恩人。沿訪江湖已數年。遂逐已載者。林曰。同一避難。偏人讓何可忍也。舟子曰。事急矣。且勿迂。不由林作主。强曳之登。及解纜。林問其恩從何來。舟子曰。咸豐二年。金陵失陷。我弄船在外。家大小五口。逃至雷官集。是時窘甚。身無一錢。我婦人至老爺局中告哀。羣衆叱之。獨蒙老爺憐恤。給錢六百文。我家婦人孩

子得以不死。轉之淮安。遇同鄉親友照拂。遂僑寓焉。嗣以傭工度日。至四年。我亦弄船到淮。得遇家眷。述逃難景況。一家皆感激林老翁不置。我是以時時思報。而不意幸有今日也。林乃爽然曰。今日你渡我家人過江。你又是我恩人矣。我又將何以報之。及到對岸。林語舟子曰。江北我家還有數人。你能再將此數人渡來否。舟人曰諾。林曰。如我家人不在是。即將先我上船之人。一概渡來。則我心始安。舟人一一聽命。次日果將先行登舟。驅下讓林者。亦復救出。舟人還報。并不上岸。亦不索價。

向煙波間鼓棹而去。

蔣廉訪

蔣叔起廉訪。起伯揚州人。其父封翁素服賈。與西蓮和

尙友善。西蓮曾存千金於封翁鋪中生息。未立券。越數

年西蓮卒于普陀崖。封翁知其歿。遂至西蓮菴中。覓其

法徒某。問其徒曰。爾師父在生。與人交接。有帳簿否。對

曰。一字俱無。遂囑其徒。約其師叔等輩。來朝會談於庵。

翌日封翁攜帳簿銀票到庵。會諸禪友。詢其法名。皆屬

西蓮同輩。遂對諸禪友曰。西蓮在日。曾存千金於小鋪。

今西蓮已歿。其徒無知。故約爾等同來算帳。交還存款。於是出示帳簿。照年分本利。一并算清還訖。親授其徒收清而去。隔一二年。生叔起之前一夕。夢見西蓮來。無語入室。因知叔起廉訪。西蓮之後身。以報封翁之盛德者也。揚州王小汀徐嘯竹皆詩人。與予言如此。

范小蠻

寶應人范小蠻。捐理問銜。素爲訟師。曾存百餘金於鎮江。入布店中。店主虧空布莊。爲人告追。范知之。乘閒賄縣差地保。雇鄉勇。假造縣牌燈籠。乘夜遙湧進店。搬運

布貨財物。店主逃竄。投江而死。范得布物。營運發財。越一年。夢鎮江布客入室。須臾生一子。范知其來取債者。子稍長。便教其賭錢遊戲之事。亦捐理問銜。無何范沒。其子浪費家財。一敗如洗。報應不爽。如是如是。寶應劉佩卿云。

朱臘哥

咸豐十一年。寶應朱臘哥。年弱冠。病卧牀。夢見朱恕齋方伯士達在陰間。與人飲酒著棋。閒散無拘束。謂臘哥曰。我在陽間。功過相抵。任我去留自便。無拘無管。作箇

閒散之鬼。汝在陽間。格要平心待人。成人之美。斷不宜
攻人之短。敗人之事。汝立善念。做好人。病自去身。臘哥
唯唯而出。又見其叔朱竹庵。懸其頭於木竿之上。口喚
臘哥。不住聲。臘哥驚問何罪。一至于此。竹庵曰。我在陽
間。無惡不作。以至梟首示衆。汝回陽間。必須遍告同鄉
親友。要做人。斷不可學我作惡。受此天刑。臘哥回陽。
立願爲善。病遂全愈。現在二十餘歲。代人收租爲業。劉
佩卿云。

見聞隨筆卷十八

葵源 齊學裘 子治

倉龍

曲阜孔宥函

繼錄

太僕吾故人也陣亡後次子廣牧死

焉長子廣稷從戎左營征西在口外家寄居寶應城中
一貧如洗其夫人素吃齋奉事觀音大士有年矣忽於
同治七年間夜聞窗外水缸有聲然燈照之見缸內水
淺遍畫蓮花缸沿彩繪龍身之而鱗爪具存非俗工所
能摹仿者中有青錢二十餘文侵晨鄰里知之觀者如

堵牆錢忽失去遂移缸室中每早啟蓋視之則米粒積
半缸適足一日之糧至今年餘仍然如故一家數口藉
此度日可見天之報施善人絲毫不爽寶應劉佩卿茂
才親見其事與余述之如此余曰此倉龍也大士之所
遣也缸內彩畫蓮花大士之示衆生也噫大士之慈悲
救苦廣大靈感之至斯乎時己巳立秋日識于揚州書
局

鐵蓮花

同治六年春香客男女航海向普陀山進香被盜船所

困劫香船男女而去海中頓起鐵蓮花園鈎盜船不得
行官兵聞而捕之羣盜梟首香客脫難無一傷者劉佩
卿云

雷斬判官

寶應城隍廟有左文右武兩判官去年夏秋之間頓起
大雷遍城震動邑廟香火道人見武判官頭忽落地渾
身雷火燒焦殿柱亦損劉佩卿家與邑廟鄰近目見如
此

龍闕炮轟顯報

同治六年夏間龍鬪於洪澤湖蔣家壩有兵船小龍船民船停泊於此兵勇見龍鬪既不知避反以炮轟之龍怒掉尾掣船於空中一掃無遺類矣噫禍福無門爲人自召信然劉佩卿之僕徐鳳子年二十餘性喜繪事亦雅人也與余述此事遂紀之

龍王喚渡

南淮鹽船巨者可載數千石一日有白髮老者來雇船送至漢陽船戶未曾答應越日有小龍三寸許來游船艙倏忽幻成大龍掉尾挂在船竿頂上身蟠滿船船爲

之墮水幾沈船戶焚香頓首求縮全身唱戲敬神俄而縮小如故送至漢陽龍王廟始悟喚船老者卽龍神也可不懍歟鳳子云

義僕陸慶斷指救主

無錫余蓮村訓導_治好行善事到處知名同治八年自杭州抱病歸家醫藥無效極危之際家人陸慶託以仙方水進服之立愈初不知爲何藥也後有友人見陸慶左手中指斷去疤痕童然問之託詞以對漸有聞者其相盤詰始知陸見主人病篤詢之醫者據云年老身虧

藥力難挽卽跪禱竈神前願以身代因用柴斧一擊皮破斧忽騰起再擊骨斷三擊指脫毫無痛楚自搗香灰敷指上仍捧藥爐至竈前以指煎湯進主人託名仙方服之汗解病愈洵可謂忠誠感格矣先是蓮村病杭州友人爲請乩判云蓮花會有奇人可以留名可立身若到水窮山盡處自然攜手出迷津陸係常熟沙洲人父兆松早故母王氏遺腹生慶苦節撫孤有欲奪其志者氏以死自誓撫兩女一男經營婚嫁備嘗艱苦慶事母順孝言及其母苦節事輒泫泫淚下事聞應飲齋方

伯給義行堪嘉額以表其廬余與蓮村數十年至契每見陸慶善事主人十餘年如同一日耳聞日覩特爲記之爲當世之爲人役者鑒

鴈塚

道光初年寶應獵戶手提一鴈鴈傷頸而未死僧人見之與之錢千文買而放之庵中用藥敷其傷處傷愈一日雲端孤鴈長鳴放生之鴈繼聲和之雲鴈落地與之對鳴良久交頸而斃劉君寶楠憫其節合瘞於杖溝題曰鴈塚同時名人如包慎伯大令澐得與孝廉皆有詩

弔之湯敦甫相國題其痊鴈銘曰。物猶如此。四字又同。
治七年寶應南鄉人買一孤鴈。置之籠中。以待烹。鴈鳴
在籠。天半忽飛下一鴈。相與對鳴。逾時兩鴈交頸而斃。
鴈不亂羣。夫婦有別。由此觀之。其言益信。視世之未亡
人。夫亡骨肉未寒。身已他適者。其相去爲何如哉。

雷擊逆婦

寶應南鄉有某婦。忤逆其姑。以已生產胞衣當肉與姑
食。惡味難食。婦遂怒罵不休。雷忽大震。盤旋婦頭。逆婦
以血布穢物拂之。雷卽墮地如猴。鄉人搭蓬焚香供。

養八日天大雷雨洗其汗穢擊逆婦跪在姑前而斃

周鴻

寶應城中有周鴻武生者兵亂之際淫人婦女劫人財物無惡不作咸豐九年有買人茶店啜茗見舊識車夫進店與之對坐買人問車夫數年不見何處營生車夫曰我已當邑廟牛頭四年矣買人曰汝明明是人頭何云牛頭車夫曰牛頭假借紙壳爲之耳開包取出寸紙牛頭拂拂間便變一大牛頭套其首卽儼然牛頭矣又有寸紙馬又買又問之紙又何其小也車夫又拂之又

便長大。又拂父小如故。賈遊之同。際茗車夫曰。我奉差來。挈周鴻。此其時矣。去少頃。聞店外喧譁聲。報道周鴻才到茶館。便扑地而死。額有馬叉三齒痕。賈人聞之。如夢初覺。佩卿口述如此。

雷擊客寓店主

高郵城中有某圖書於同治七年歲底。欠清漕數十金。官收之禁。除夕。官又差人遣收其妻子入班房。哭聲驚鄰里。時有老客人恒住老客寓者。問鄰人因何而哭之。哀也。店主告之故。客遂慨然贈之金。如數贖罪回家。過

年某圖書拜謝客人之盛德不置而店主見客人多金便起惡心今年正月初三日店主以酒醉客以石沈客於河心以圖其財初四日圖書某大辦饌肴迎恩人到家喫新年酒詎知來店請客聞其無人只見客之行李滿房而已正徘徊間聞人聲鼎沸詢知昨夜四更時雷鳴竟是擊斃店主夫婦兩人於河干手指河心圖書某奔至河干見其狀大呼恩人被害矣有能撈出恩人屍者謝銀二十兩於是有下水負屍而出卽其恩人屍也未轉瞬雷又復鳴客人擊活如夢初醒徐鳳子言余曰

天之彰善癉惡如此顯靈吁可畏也

雷擊貪夫

寶應東鄉農夫常以糞拌飯餒鴨者夏夜住牛車蓬內被雷擊斃。佩卿云

白樂丈

天津府寧津縣所屬有張家莊聚居數十家亦有出仕者莊內有夫婦二人所生一子年已十七八生得唇紅齒白面目姣好尚未定親忽有一矮胖黑醜女人至其家言欲嫁之家人駭爲不倫驅之使去然無日不來糾

纏其家父母無如之何。因思令子出外避之。遂令至舅家暫住。舅家相去一二十里。其子行至中途。忽逢一美女遮道。使不能行。張家子問其故。女云。汝欲何往。張子遂告以故。女言此極易事。只須請我父親去鎮之。此怪可絕。張子喜。問汝父是何人。女云。姓白。名樂丈。去此不遠。張子遂不至舅氏家。徑往請之。白樂丈。髮白。顏童。鬚眉奇古。欣然同至張家莊鎮治。而黑女子竟不復來。緣此往來相得。一日。白樂丈欲以女妻張子。張子本已見過。心竊慕之。其父母亦願與爲婚。遂擇吉娶之。過門後。

白女顏既姣美而性又和平與合家妯娌均皆懽洽先是洋人行教張家婦女亦有入教者白女勸曰此

乃邪教必不可入因而出教者有三人教內有洋

人者實主行教事聞之大怒親至張家率洋人數十人

大興問罪之師張家見勢將不測因告以白樂丈所使

且具言白樂丈事洋人言此正是妖即在堂前設壇作

法拏妖張家無如之何聽之而已作法數時之久不見

動靜張子白內出勸其速歸言室內有兩火龍將出神

父云此卽是妖卽進室內捉之及進內而洋人之鬚眉

皆被焚。司來洋人亦均焚去。只得逃回。而其所住之洋房已無故焚去。樓上半截同去之洋人亦皆然。洋人囚於甯津縣。告張氏蹤妖放火。縣官云。事大須告總督。洋人卽告總督。白樂丈亦上書制軍。言洋人兩年必滅其書奇文奧義。非今人所能爲。白樂丈自稱北宋時人。此事直隸制軍卽咨總理衙門。入告矣。同治九年。法國有難。白言不誣此事。孫右卿太守抄眎。不知有漏否。

祁中堂

祁中堂死六日。未令復蘇軾詩一首而終。其詩已八奏。

此江陰陳子惠信也詩云 天子臨軒選異才
八方平靖物無災上元世業十年後自有賢豪應運來

左清石太守

吾友左清石太守湖南湘鄉縣人家住芭蕉山東閣
中性剛直廉明工古文詩善書純師坡公楷法舉孝廉
大挑一等宦游江蘇歷任震澤青浦邳州高郵州俱有
政聲升知府未得缺卸事後閒居蘇臺初任孔副使巷
後住辟疆園顧湘舟之宅與余朝夕過談吟弄風月或
探梅鄧尉或訪僧楓橋如詩僧覺阿嵩光諸長老三時

過從談笑自若曾邀同游揚州又至金陵寓承恩寺訪
湯雨生都督侯青甫學博飲椰子窩詩歌倡和殆無虛
日清石曾夢至一處祠屋三間中安三座中座坐文信
國公左座坐楊忠愍公右座一座楊公對清石曰殺身
得不死彭鏗非正命二語夢遂覺與余言其夢余曰兄
其文楊兩公之流亞歟虛左以待概可知矣庚申之變
左全家移出蘇城住光福鎮爲救故友某君於土匪作
亂之中土匪不依反被執縛清石與其長子孟辛次子
仲敏置光福寺中寺僧見之密告巡檢司某君得出虎

口潛往洞庭東山。途時遇故友來訪盤殮以待復同游山寺飲茗而歸。浴罷坐堂上。忽覺身體疲困。小腹微脹。遂急喚二子來扶。吩咐後事。語畢怡然而逝。越十年庚午七月二十六日。余寄居滬上。得遇孟辛之妻兄袁子壽。必令理問。述其姻丈清石考終如此。

女魂訴冤

安慶某氏女年十五。頗有姿色。父亡母守。有鄉勇某得軍功保舉二品者。見女愛而娶爲妻。越數月。又納二妓爲妾。八門後。便使妻爲婢。服事二妓。少不如意。三人撻

之身無完膚割舌釘頭無刑不施妻尙不死再以火鐵條通其陰遂斃時鮑將軍過安慶省城夜夢一少婦渾身血污跪訴冤鮑寤訪查並無此案里人不平謂其母曰安慶省城大吏皆與汝婿通氣告狀無益現有鮑將軍過境速去訴女冤其母從其言馬頭告狀鮑卽親去相驗見其傷痕慘不可言立命斬其夫梟首示眾二妓逃遁追到斬之時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事也吾友俞澤夫携眷過安慶看會泊船適見此事與余言其顛末如此惜未知其姓名也

海州奇案

同治九年春海州居民有孀婦某氏與女一室而處對門屠店屠戶之子某年十九素慕女色屢挑不從強之女怒批其頰某鼠竄而去一日女浣衣開門倒水適有士人過門水濺士衣士見女誤濺已衣忍而未斥女覺抱漸對士人微笑而謝之隨卽閉門而八時屠兒窺見女對士笑便生惡心是夜三更時分踰牆而進女室冒認士人調女求歡女死拒不從母聞知大聲疾呼屠兒遁去次日母謂女曰此間有惡少不可居命女往居舅

母家舅母卽送幼女十二齡來作其孀母詎料屠兒黑
夜持刀踰牆入室強奸幼女幼女啼哭叫喊孀婦聞而
大呼救命屠兒怒殺幼女并殺孀婦遂携婦頭出懸其
鄰家豆腐店門上店主開門見人頭駭甚取頭携鋤欲
埋屋側空地適遇一土人告其故許賄以錢託其掘土
埋頭土人允諾店主出其不意以巨石碎其腦而斃之
倉皇間又遇一過路客見店主掘地埋屍驚而問故店
主便邀還家飲以腐漿許賄錢二百千文又乘間殺之
埋屍於後圃越日舅母與甥女同來孀婦家排門而入

見孀婦無頭。幼女被殺。鳴之官。相屍鞠女。女以土人強
好不從事情上訴。官追士到案。嚴訊酷刑。士不得已招
認殺人。又無婦頭可呈。士繫獄。官出賞格。有將頭來獻
者。受重賞。有樵夫某見此賞格。回家向母借頭呈官。可
獲重賞。母不允。母頭已刃在手矣。樵夫獻頭。官驗頭鮮
血淋漓。與屍身不對。問頭何來。樵曰。我見老爺賞格。有
人獻頭受重賞。今有頭獻。速給重賞。何必問頭來歷。官
怒。重刑鞠實。知其以母頭博重賞也。相樵母屍。繫樵夫
於獄。士人本寒士也。無辜繫獄。無錢通監。苦不可耐。死

於獄中海州州官某因此自經而亡。後任官某到任。鞠女平日有人調笑。否女以對門屠兒回答。官遂追屠兒到案。嚴刑鞠出實情。又追豆腐店主到堂。一夾棍盡招承案。遂結云。余聞孫右卿太守所述如此。

勾井得五小甕

同治九年庚午。又十月初九日。余寓滬上。也是圍浜顧家巷袁氏宅中。井內多泥。老价平福樂於勾井下井。起泥。連得五小甕。四甕完。一甕碎。有灰糊口。中有小兒骸骨。朽爛成灰矣。不知何由置此。井內是夜陳氏夢見三

小兒一老翁從井中出。老人對陳道謝。再四陳疑其爲狐。因託其照料。全家人口平安。老人唯唯而去。一小兒在老人前叫苦。二小兒從老人後。老人謂兒曰。勿憂。余與汝藥服之。卽當愈也。

胡氏代夫死

婺源俞澤夫之祖。啓華號旭光。業儒。又學醫。娶胡氏爲妻。旭光患病。不知人事。問卜於某某。卜其吉凶。曰。此病非藥餌所能治。必須人代以死。則病愈矣。其妻胡氏聞此語。便欣然洗妝盛服。夜間投河而死。夫果霍然而起。

覓妻不得急呼父母徧尋其妻蹤跡出門視之見其妻
立在河邊身死而如生合族聚觀欽惜不已奇節請坊
旌表省府縣志皆載之旭光從此行醫名振江南江西
人稱百壽先生是也繼娶生子爲名諸生孫輩十數人
書香不絕噫胡夫人真可謂孝烈兩全矣旭光若無夫
人之代死其病必不起病至不起俞氏宗祧其誰承之

逆婦顯報

金山縣訓導吳榮坡之妻誣其姑竊其汗巾并勒其姑
喫矢當時天忽昏黑霹靂一聲提出逆婦跪在門前自

把糞桶飽吞一頓將桶自覆其頭面汗巾提在手中觀者如堵牆此後逆婦如瘋如顛不省人事云俞問渠親見其事爲余述之如此

金懷新

婺源金懷新成衣爲業向俞問渠云昨夜夢至府中見簿書一大本上寫善惡分明四字開簿觀之見已名在上下書食米若干訖自知食祿已盡不久於人世矣俞以夢事杳茫不足介意慰之越二日金成衣無病而卒

司溪二勇

婺源司溪有一勇一名董二祖一名王干城一日王母在家見一鬼背包一鬼挑擔入門背包鬼見王母便欲打之挑擔鬼急止之曰不是此人釋之而去王母出門窺之見間壁董二祖跳出厠外被一鬼痛打一頓董歸家不日而亡俞問渠云

俞卓文生做城隍

俞卓文婺邑諸生爲人正直寡言笑每與人談話忽昏昏睡去人疑其有懷病數月後方肯對人言其昏睡時去做某縣城隍爲審某土娼應派投園毛誤派投園毛

上司怒其有私便罷其職云俞問渠素與之交故道其事如此

徐虞氏節孝

如臯馬塘虞氏女許字徐氏子爲妻未嫁而夫亡女矢志過門守節妯娌某氏性惡時時下毒藥要害虞氏女女知覺未中其計某氏愈怒明將鹽鹵逼其飲而置之死女幸得脫身逃回母家告之故父母送女歸告徐氏妯娌勿起毒心謀害吾女某領之未幾出門見一大船船上大燈籠書某某堂後有無數燈毬某氏異之閉門

而寢忽發在風吹開大門燈燭無數滾滾而入逢物便
燒某氏身上燒得糜爛逃至田中草屋火亦炎炎不息
迫焚其身某氏自知罪惡貫盈故遭天譴意欲改過自
新忽聞空中聲言某氏謀害吾妻絕吾香煙上告陰曹
奉命焚某身家以雪吾恨某氏哀求饒命不許必要聚
親眾合族到堂將謀害事情一一說明方與甘休某氏
從其言一一說出謀害事情火遂息云同治十年辛未
正月八日在俞澤夫席上側聞余梅庵茂才細述其事
如此

許僕投子報讐

徽州府城許姓某業賈發財至數十萬金買一大宅第七進屋內時有鬼出現大眾皆不敢居某獨不信自携一少年僕居之夜分時候忽聞開門聲窺之見一金甲神大步而出某持刀秉燭携僕追出金甲神退進花園牡丹臺側倏忽不見某遂携鋤開花臺下見兩塊大石板扳去石板現出寶銀兩缸遂與僕搬運入房約二十萬金金搬盡命僕將石板蓋缸出其不意一鋤斃之藏僕屍於缸內石板蓋之加土掩之以滅踪跡無一知

者越數年老妻年過五旬忽又懷胎一日某早起獨坐中堂假寐見少年僕持鋤而入驚寤內堂報生一男某心知僕投子報讐也無歡顏有愠色嗣後老妻長男中男長孫次孫相繼而殂某亦暴卒少男長成揮金如土不數年家財蕩盡大屋賣與許球宦家許少男無子而亡余在宋柳門盟弟永裕棧聞畢某口述如此

韋陀

北人多不奉釋氏教山左于竹虛於役浙江塘工因勞致疾臥病工次己巳六月十三日熱退起覓溺器見帳

前立一金甲神。手挂降魔杵。人頭三具。宛轉地下。驚呼僕人。袖忽轉身。舉杵自窗中出。人頭連綴杵末。病卽霍然。後過秧田廟。殿前韋陀金身剝落。因重裝焉。

薄命妓

武生某多勇力。美儀容。年十五。入邑庠。秋赴省試。盤馬校場。妓織雲見而慕之。然年齒加長。生又有父師約束。不得近。頭場後。聞有漏領印票者。不得入。二場妓探知爲生也。傾資代謀。始得票。徑送生寓。冀一而談。乃生以弓馬嫻熟。主試者特喚入場。妓無法。因暗使人遠尾生。

後凡生所買物或一飯一茶悉付錢令主者不再收告
以事後結算不與說明及場完生克捷妓宛轉託人延
致之生固謹飭未卽來聞生喜觀劇特於廟中演戲意
生必來可以飽看而生以母病急歸矣妓遂結束赴生
邑尋訪之生入都妓隨之託熟人爲生覓屋并經營一
切生亦未之知會試落第發漕標以千總用妓先期赴
淮安置房屋設計邀生住欲緩圖之適生本家有官河
上者寄居公廨逢排期赴淮衙叅嗣派差外出妓力竭
矣年漸老私計恐難成欲歸不得正無聊賴忽聞有人

爲生說親妓遂收裝爲媵婢方謂辛苦數年今始得親
顏色他亦未暇計及至婚期妓忽病然心猶未死託人
代役并懇媒人向說病好卽來至月餘喚代者屢不回
自赴生寓求見聞者曰代者卽合用不必正身來妓聞
之無可陳訴因臥床褥間殆將死矣忽一日生來寓所
陳謝殷殷袍服儼然又非昔日氣象妓接待之極盡禮
匆匆上馬去妓思生言若深知其心者惟言語間似爲
代者叙衷情與已無與也深疑之四路採訪始知代者
爲新婦家婢平日極扶持相失多年遭逢意外因指妓

爲說合人初亦未知妓之蹤跡也妓自知命苦計無可施反復思之力疾起執香跪生門生婦延見垂涕而道曰與官人並不熟因愛其才用銀數千兩行路數千里將爲地域鬼矣婦告生生恍然代者亦感而憐之極力作合然齒暮色衰不能正名分接置署中爲夫人理家事備位房老以報深情而已